

楔子

「媽的，你個爛人，早知道踢大力一點，讓你絕子絕孫！嗚……」任蝶依獨自一人坐在公園的椅子上，一邊破口大罵一邊眼淚直流。

即使已經是晚上，公園裡還是有三三兩兩的人在散步，看到她一個年輕女子不停鬼吼鬼叫，紛紛投以好奇的目光。

但任蝶依才不在乎，比起他人的目光，現在更讓她傷心的是男友陳浩劈腿……噢不，是前男友，半個小時前他們已經分手，而且還是以十分難看的方式收場。

前幾天她第 N 次拒絕陳浩的求歡，兩人不歡而散，因為都沒連絡，她想著是不是該先道歉，便偷偷到他的住所，想給他個驚喜。

她用他給的備鑰逕自打開公寓大門，看屋子裡燈亮著，知道他在家，此時她聽見臥室傳來奇怪聲響，悄悄走近，沒料到打開房門，見到的是陳浩和陌生女子翻雲覆雨的畫面！

他們做得相當忘我，連她進去都沒發現，她氣得直接上前，把手中的皮包往陳浩臉上狠狠砸去。

「蝶依，妳怎麼來了？！」陳浩看到她出現，嚇得忘了叫疼，只顧著手忙腳亂地拉起被子將赤裸的身子蓋住，也蓋住身旁女子的胴體。

「我怎麼來了？我不來能知道你背著我在幹什麼嗎？！我們分手，隨便你愛跟誰亂來！」她本來就不是會忍氣吞聲的人。

「蝶依，我愛妳，我不要和妳分手，我向妳保證，從今以後只有妳一人。」陳浩聽見「分手」二字，立刻慌了，完全沒看到身旁的女伴臉色大變。

任蝶依可是美人中的極品，帶出去走路都有風，好不容易追到手，怎麼可能輕易放手。

「只有我一人？但我不止有妳一人！想追老娘的人排到對街去了，哪輪得到妳，路邊隨便撿一個男人條件都比妳好一百倍！」火氣一上來，任蝶依也不跟他客氣。

除非她瘋了，否則死也不會再相信他的鬼話。

陳浩見無法挽回，也不再假裝深情。「少自以為是了，妳接吻像條死魚，做愛也不斷拒絕，不然妳以為我需要找別人嗎？要不是妳有一副好皮相，妳以為有多少男人能忍受得了妳？」

他身旁的女人聽見這些話，立刻心情大好，跟著露出恥笑的表情，看得任蝶依更不爽。

「去、死、吧！」她直接抬腳往陳浩的鼠蹊部踢去，動作快狠準，跟這種爛人說再多都是浪費時間。

可惜現在穿著室內拖鞋，要不高跟鞋更有威力。

「妳……」陳浩摀著下半身，痛到說不出話來。

「再見！不對，是永遠不見！」她摺下話後逕自轉身離開，看到他痛不欲生的表情，算是小小的解氣了。

她最痛恨用情不專的人，敢劈腿？沒直接劈了他算是仁慈了。

她和陳浩說來也才交往一個月，其實還沒有什麼感情，當初會答應他的追求，是看在她積極追求的分上，原以為是個老實人，沒想到還是遭到背叛。

之前交往過的對象不是劈腿就是受不了而和她分手，而且交往的時間都不長，她根本來不及愛上對方。至於分手的原因不外乎是責怪她不夠熱情或是遲遲不和他們上床，難道說只想和心愛的人上床這個想法錯了嗎？

她會大哭，不是為了沒什麼感情的陳浩，而是為了自己的識人不清而哭，她的眼光到底有多差，每次都遇到這種爛咖！

「老天爺！我的有緣人到底在哪裡？！」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仰天大吼。

老天爺沒有回答她，不過……

「噗！」一個笑聲從她身旁傳來。

任蝶依聞聲轉過頭，只看到一名身形頗長的男子在一旁捧著肚子，一副憋笑憋得很辛苦的樣子。

「笑什麼笑！沒看過別人哭嗎？」沒看她哭得這麼淒慘，竟然還有路人幸災樂禍。

「不，我會笑不是因為妳在哭，而是妳剛才劈里啪啦罵一大串，然後又仰天大吼的模樣太有趣了，才會忍不住笑出來。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南宮夜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止住笑意，他已經在旁邊聽她罵了十分鐘，內容成功的逗笑他。

原本只是出來散個步，沒想到可以聽到這麼精采的「前男友咒罵語」，他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不顧形象的美女。

眼前的女人即使哭成這副德性，依然不減她的美麗，倘若對方不是美女，說不定就無法引起他的興趣了。

任蝶依愣了愣，現在是什麼情況？才叫老天爺賜她有緣人，這麼快就出現？

她立刻搖了搖頭，對長得太好看的男人敬謝不敏。她交往過的對象也有過草草之類的，結果就是身邊女人不斷，柔軟度非常好，一次劈好幾個，學到教訓之後，她就不再和太帥的男人交往了。

不過陳浩長得又矮又普通又沒錢，還是劈腿了……

「把眼淚、鼻涕擦一擦吧。」南宮夜把面紙遞給她，而後用低沉溫柔的嗓音說道：「有沒有聽過一種說法，在遇到對的人之前所遇到的對象，都會讓妳更珍惜那個對的人。」

他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聽起來更加迷人，迴盪在任蝶依的耳邊，心裡隱隱有些莫名的悸動。

「妳看起來好多了，那我先走了。記住，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爛人，只是妳還沒遇到對的人。」南宮夜說完便轉身離開，挺拔的身影隱沒在黑夜之中。

任蝶依還處於呆愣的狀態，她竟然被路人安慰了？！

被他這麼一鬧，悲傷的情緒也去了大半，她再度抬頭仰望夜空，原本被蒙上一層烏雲的月亮露了出來，還可以看到幾顆微弱的星子。

「老天爺！賜給我有緣人吧！」她再次對著夜空大喊。

第 1 章

距離畢業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任蝶依遲遲找不到工作，不是她條件太差，相反的好幾家公司都願意錄用她，但她不是遇到上司性騷擾，就是同事因為她的外貌說她是花瓶，以她的脾氣絕對不會忍氣吞聲，想當然耳，馬上就被辭退，就算沒被辭，她也待不下去。

今天她要面試的是南宮飯店的總經理祕書，老實說，她自己都沒有自信能應徵上。南宮飯店是她目前投遞履歷的公司裡規模最大的一間，它以中國風設計聞名全球，職缺上的競爭是數一數二的激烈。

她來到位於飯店十樓的會議廳，也就是今天的面試地點，馬上被現場的人潮嚇呆了，已經透過履歷初步篩選，怎麼還是這麼多人？！

任蝶依目測現場應該有近百人，都是要面試總經理祕書的嗎？

現場幾乎都是女性，更誇張的是大部分都濃妝豔抹，打扮得花枝招展，穿著正式套裝的她，夾雜在這群人之中顯得非常樸素，讓她忍不住懷疑，這些人其實是來相親的。

她找個安靜的角落靜靜地等著面試，腦海中不自覺回想起剛才在飯店餐廳用餐時發生的事情。

有一位看起來還在教育訓練階段的新手服務生，因為一位老先生的衣著打扮普通就瞧不起對方，不讓對方進餐廳用餐，她看不下去，上前教訓那位服務生，替老先生出口氣，事後餐廳經理告訴她，對方就是南宮飯店的總裁南宮望，她驚得差點沒跌倒在地。

南宮望不僅邀她一起用餐，還想介紹兒子給她認識，本來以為對方只是在開玩笑，但仔細回想剛才的對話，老先生好像是認真的一

「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

「我叫任蝶依，二十三歲，蝴蝶的蝶，小鳥依人的依，和我給人的感覺很不像吧？」她想自己這輩子都無法做到小鳥依人。

「說什麼傻話，這名字很好，那妳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我現在並沒有男朋友，不過您問這個做什麼？」她覺得老先生給人的感覺很親切，完全沒有總裁的派頭，所以雖然感到疑惑，她還是對他的問題據實以告。

「我想把兒子介紹給妳。」南宮望投下一顆震撼彈。

「欸？！不、不，我實在高攀不起。」她睜圓了雙眼，怎麼也沒想到他是想介紹兒子給她。

莫非……老先生的兒子滯銷很久了，他才會迫不及待想介紹給她？

「沒有什麼高攀不高攀的，我反倒擔心自己的兒子性格太差，剛才太心急了，現在想想，實在不忍心把妳推向火坑。我有兩個兒子，小的才十八；大的快奔三了，還沒個定性，沒有固定交往的對象。我真是老胡塗了，只顧著想讓妳當我家媳婦，倒忘了這顧慮。」南宮望嘆了口氣，大兒子對女人根本就不放感情，他不想害她。

任蝶依感覺自己頭上滑下三條線，不過第一次見面，南宮總裁就這麼「看重」她，不僅想介紹兒子給她，還想要她嫁進南宮家。幸好他因為大兒子定不下心、小兒子年紀太小而打退堂鼓了。

換作是其他人，或許會覺得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但她可不這麼想，她一點也沒有要嫁入豪門的意思。

「不用太難過，我們可以成為忘年之交，當朋友就可以，不用介紹兒子給我也沒關係！」能和南宮總裁當朋友，她就很開心了，這可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的。

「呵呵，看妳嚇的，放心，老頭子也不會強迫妳。吃吧，別光顧著說話，再不吃菜都涼了。」

正當她還想著不管今天的面試結果如何，回家後一定要和閨蜜分享今天不僅有幸和南宮總裁一起用餐，而且對方還想介紹兒子給她作對象的事時，負責帶領應徵者的工作人員忽然叫了她的名字。

等了這麼久終於輪到她了，一轉眼，原本數目驚人的應徵者已經少了大半。

工作人員領著她來到一間會議室，裡面只坐著兩個人，一位是看起來相當幹練、精明的中年女性，另一位則是……

「南宮總裁？！」不久前才和她分開的南宮望坐在正中間的位置。

「小姑娘，真的是妳啊！叫我伯伯就好，不用這麼客氣。」南宮望是今天的面試官，想替兒子找個認真能幹的秘書，當他看見前來面試的名單中有任蝶依的名字，便猜測是不是她。剛剛才說了有緣會再見，沒想到這麼快就又見面了。

如果讓她當大兒子的秘書，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撮合他們。

她好像看見一旁秘書模樣的女人露出無奈的表情，於是有些遲疑的問：「今天不是面試總經理秘書嗎？」

「總經理就是我的大兒子，他說隨便我挑，就把面試的工作丟給我了。」一想到兒子毫不在乎的模樣，他就頭疼。

任蝶依愣了幾秒，總經理就是南宮望總裁的大兒子，所以外面那群明顯不是為了想得到工作而來的鶯鶯燕燕，都是衝著南宮望的兒子來的？！

難怪剛才看前面結束面試走出來的人都一臉哀怨，應該是沒想到面試官竟然不是總經理本人吧。

「總裁，後面還有很多人，避免耽誤到時間，先進行面試吧。」林秘書在南宮望身邊工作多年，是非常盡心盡力的總裁秘書。

任蝶依順利結束面試，老實說沒有什麼真實感，南宮望從頭到尾都笑咪咪的，又堅持要她叫伯伯，要不是他的秘書會問一些問題，她真的有只是在聊天的錯覺。

「妳覺得蝶依可以勝任嗎？」等任蝶依離開後，南宮望問身旁的林秘書。

林秘書跟著他很久了，同樣也在這裡工作多年，他相信她看人的眼光，才會讓她一起當面試官。

「能不能勝任我無法斷言，但就能力來看可以讓她試試，談吐也算可圈可點。而且在今天這麼多前來面試的人之中，她是少數不以總經理為目標而來應徵的，這點值得嘉許。」剛才面試了一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女人，讓他們很頭疼。

「這麼看來妳也同意了，如果後面沒有更好的應徵者，就讓蝶依擔任總經理秘書，經驗什麼的可以慢慢累積，重點是她有能力、也有熱忱。」當然還有想讓她成為自己兒媳這點私心。

「總裁又想替總經理作媒了？任小姐看上去是總經理會下手的類型，但就怕總經理像之前一樣只是玩玩，不會認真放感情。」林秘書也對總經理的性格很瞭解。

「我更怕蝶依對那小子沒興趣。」他嘆了口氣。

他雖然希望任蝶依能當自己的媳婦，但又覺得她不會喜歡上自家的兒子……唉，父親真不是個好當的角色。

過了兩天，任蝶依就收到錄取通知，愣了幾秒之後才回過神，興奮得在租屋處手舞足蹈，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被錄取。

再三確認自己沒有看錯，真的是南宮飯店的錄取通知後，她馬上打電話報告這件好消息。

她第一個通知的不是父母，他們在她大學時就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搬去中部住了，她最先通知的是認識好幾年、情同姊妹的夏亦藍。

這個好姊妹前陣子閃電結婚，對象是崇拜已久的人，現在和老公整天黏在一起，但一聽到這件事，晚上立刻拋下老公跑到她的公寓找她。

她覺得亦藍就是個傻妞，哪有人才見兩次面就答應結婚，幸好亦藍婚後過得很幸福，這大概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夏亦藍來了之後，她把去面試時遇到南宮望的經過告訴夏亦藍，想詢問好友的意見。

「妳說南宮總裁會不會只是因為想讓我當他的媳婦才錄取我？」冷靜過後，她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她希望是靠自己的實力獲得這份工作。

「可是一間跨國飯店的總裁不至於會公私不分吧？而且還是像總經理秘書這種重要的工作，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影響工作進度。」夏亦藍當初找工作時是去老公的公司面試，那時也覺得自己莫名其妙被錄取，但老公告訴她，如果她的能力不足，頂多把她娶回家，不會錄取沒有能力的人。

「說的也是，那我更不能辜負南宮總裁……呢，南宮伯伯的期望。」到現在任蝶依還是覺得叫南宮望「伯伯」很驚扭。

老實說，她很難把這樣一個和藹的老先生和南宮飯店總裁聯想在一起。

「妳之前不是常常因為上司性騷擾，還有長得太漂亮被當作花瓶而辭職嗎？那這次會不會又……」自從認識任蝶依之後，她便覺得女人長得太美很辛苦，連工作也不能好好做，幸好自己不是那種會讓人眼睛一亮的大美女，雖然這樣講自己好像怪怪的，但這是她的真心話。

蝶依常常被一些只看外表的男人追求，又容易遭女人忌妒，再加上蝶依的性格不喜歡解釋太多，有時候說話又直接，因此很多人誤會蝶依自視甚高，真正談得來的好友就只有她一個，而兩人的友情就這樣從高中延續到大學，一直到現在，畢業之後也時常連絡。

「我已經想好對策了，這次絕對不要再因為這種事而辭職！」像南宮飯店總經理秘書這種可遇不可求的工作，說什麼也要好好把握，錯過這次，之後就不一定能再遇到福利、薪資都這麼好的工作了。

「妳想了什麼對策？」夏亦藍睜大眼睛，一副好奇寶寶的模樣。

「嘿嘿，我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很土氣，絕對沒有人能認出我，就不相信這樣還有人會拿我的外表做文章。我去變裝給妳看，妳等我一下。」任蝶依說完跑回房間。

過了一會兒，她換上事先準備好的「道具」回到夏亦藍面前，看到好友目瞪口呆的模樣，她知道自己的變裝很成功。

「哇！妳真的是蝶依嗎？」夏亦藍驚呼，走進去和走出來的不是同一個人吧！

她站起身，圍著任蝶依左看看、右看看，這才相信穿著打扮、化妝方式真的會改變一個人的外貌。

「就算總經理是匹餓狼，這個模樣估計他也吃不下去。」

任蝶依將長髮盤起，一絲不苟地梳理在後腦杓處，鼻梁上戴著一副相當過氣的黑框眼鏡，穿著一身鐵灰色套裝，窄裙長到完全遮住膝蓋，掩蓋住姣好的身材，又化了厚重的妝容，遮蓋原本白皙的肌膚。

這副打扮不僅能阻擋爛桃花，還可以降低女性對她的戒心，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看到妳這副模樣還能愛上妳的男人，一定值得妳付出真心。」說到這裡，她就想到任蝶依的混帳前男友陳浩，只為了美貌而接近蝶依，最後還劈腿，讓她也氣得想毒打對方一頓。

蝶依明明就是個很好的女人，但就是沒遇到能相愛相守一生的對象。

「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運氣這麼好啊！路上隨便都能撞到極品老公。」任蝶依忍不住取笑好友，這麼神奇的相遇方式去哪找。

「誰說妳沒有，妳上次不是說，妳一個人在公園大哭，遇到一個安慰妳的陌生帥哥，還小小對人家心動了一下，說不定對方就是妳命中注定的那個人，這麼浪漫的豔遇還不好好把握。」機會是需要把握的，不把握就別怪它從手中溜走。

「說什麼傻話，對方只是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而且我對帥哥敬謝不敏，妳又不是不知道。」她急忙否認。

再說，才不是什麼浪漫的豔遇，對方只是覺得她的糗態很有趣罷了。那天她不是大哭就是大吼，當時太過難過，沒心情去在乎這些，現在想想都覺得很丟臉。

「這麼急著否認肯定有鬼！還說沒對人家心動！」夏亦藍難得有機會調侃任蝶依，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又不是所有帥哥都不好，妳這是一竿子打翻整艘船的人。」

「妳噢！自己幸福就想拿別人開玩笑，哪有這麼容易遇到又帥又專情的真命天子，都還不知道他在哪裡迷路。再說，像妳老公那種極品已經快絕種了，要遇到簡直跟中樂透頭獎一樣難。」

「幹麼這樣，我不就被頭獎砸到了？誰說妳不可能……」夏亦藍小聲嘟囔。「再說，教訓服務生，碰巧幫助到南宮總裁的機率根本比中頭獎的機率還低。」

「夏亦藍，妳是不是嫁人之後就被帶壞了？越來越伶牙俐齒。」任蝶依失笑，輕敲好友的腦袋瓜。「時間不早了，再不回去，小心妳老公親自跑來抓人。」

「好啦！好啦！就知道趕我走，妳工作要加油喔，如果被欺負一定要跟我說，記得還有我站在妳這邊。」

「謝謝妳，亦藍。」她上前輕輕擁抱好友，朋友不用太多，有一個知心的好姊妹便已足夠。

送夏亦藍離開之後，她回到房裡把一身的道具換下，卸妝時盯著自己的臉龐小小嘆了口氣。

如果可以，她也想以真面目示人，偏偏太容易招來麻煩，只好等過一段時日，工作穩定些了，再用原本的面貌去上班。

她覺得自己很無辜，明明專注於工作，沒有做什麼多餘的事情，卻會惹來同性的嫉妒、異性的接近，更倒楣的是，她看人的眼光不太好，和人交往時常遇到爛咖，她明明對每段感情都很認真，卻總是不歡而散。

突然想起和陳浩分手那天，在公園遇到的陌生男人對她說的話——
在遇到對的人之前所遇到的對象，都會讓你更珍惜那個對的人。

這段話無疑成功安慰了每段感情都走得相當曲折的她，她相信，那個對的人只是還在迷路，尚未出現，總有一天，她也能得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任小姐，總裁說交給其他人指導他不放心，特別要我今天來指導妳，但是我的空閒時間不多，所以會盡量在今天把要注意的事情交代完。」身為總裁祕書，林祕書根本沒有一刻得以清閒。

任蝶依第一天上班，林祕書特地撥空前來指導她一些工作項目，還說是南宮望交代的，讓她很是感激，在心裡發誓一定會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話說妳今天的打扮……」林祕書疑惑地看著任蝶依和面試時判若兩人的打扮，不是不妥，只是未免也差距太大。要不是任蝶依自己過來和她打招呼，她根本認不出來。

「呃，我覺得這樣比較有安全感。」要解釋打扮成這樣的原因太麻煩，她只好隨便想個藉口搪塞過去。

林祕書點點頭，沒有多問，繼續帶她熟悉工作環境，最後來到了她未來要待的地方。

「妳的座位在這裡，總經理辦公室就在旁邊。妳在這裡等一會兒，自己到處看看，總經理等一下就來了，我還有工作要先離開。」

「林祕書，謝謝妳撥空帶我認識工作和環境。」

林祕書離開後，任蝶依一個人坐在位置上發呆，腦海中開始想像總經理是個什麼樣的人。可以讓那麼多女人趨之若鶩的男人，各方面的條件應該都不錯，但南宮望口中的兒子似乎讓他很頭疼……

不管如何，希望不會太難相處，她想好好做這份工作。

當她還在出神之際，有人走了進來，出於自然反應，她抬起頭想看進來的人是誰。

一道頹長的身影闖入她的視線，不看還好，一看她差點沒跳起來大叫。

「妳是誰？」

既陌生又熟悉的低沉嗓音傳進任蝶依耳裡，再度喚醒那天晚上的記憶。

為什麼那天晚上和她搭話的男人會出現在這裡？！

「你又是誰？」

「會出現在這裡的還有誰？」陌生男子指著總經理辦公室的門牌，挑眉說道。

「你是總經理？！」任蝶依看了看斗大門牌字樣，頓時瞪大了眼。

「我是總經理南宮夜，換妳說明一下妳是誰了吧？」南宮夜眯起美麗的桃花眼，打量眼前的陌生女子。

她坐在祕書的位置，該不會是新來的祕書吧？

「我是新來的祕書，任蝶依。」她如實回答。

總經理竟然就是她在公園遇到的男人，沒想到他們還會再見面……腦海中突然閃過夏亦藍說的「浪漫的豔遇」，都怪夏亦藍胡說八道，害她跟著緊張起來。

「妳這副打扮是怎麼回事？連我媽那個年紀的人都不這樣穿了。」南宮夜懷疑老爸是不是在整他，他雖然喜歡美女，但還不至於會對祕書下手，沒必要找個品味這麼極端的吧？

「……」任蝶依捏緊粉拳，別以為長得帥她就不敢打他！可惡，把她的心動還來，她再也不相信什麼豔遇了。「這是我的個人自由，不會影響工作。」

對喔，只顧著心跳加速，完全忘了自己現在的打扮，他根本沒有認出她來！

「但身為總經理祕書，勢必要一天到晚都待在我身邊，妳這副打扮會破壞我的眼前風景，進而影響我的工作心情。」南宮夜一想到自己將要一整天對著這個看起來非常古板的祕書，便覺得沒幹勁。

他喜歡美麗的事物，雖然不要求祕書要有多好看，但由於是要朝夕相處的對象，至少也要看得順眼。

「我相信總經理的工作能力，不會輕易受外界影響。」她諷刺道。

要忍住、要忍住，對方可是總經理，就算他講的話非常欠扁，也不能真的扁下去，一時衝動的代價很有可能丟了這份工作。

南宮伯伯，你怎麼會有個才見面不到一分鐘，就讓人想一拳揮過去的兒子！

「這、這是當然，也希望任祕書的能力足夠，能好好配合我。」南宮夜也感受到彼此之間的火藥味，這個祕書竟然挖坑給他跳，想讓他承認是自己能力不足才嫌她的打扮礙眼。

難得遇到一個這麼有勇氣敢和上司頂嘴的祕書，照理說他應該要覺得很有挑戰性，但是林祕書早先和他聯絡時，隱約透露出老爸似乎想將這個祕書塞給他做老婆，讓他光想到就頭痛，他不止一次表明自己沒有任何踏入婚姻的意願，老爸怎麼就是不肯放棄。

而且不管怎麼看都覺得老爸是在整他，好歹也找個他會看上眼的類型吧。

現在如果隨便開除她，老爸肯定會來找碴，不過不能開除她也沒關係，就不相信沒有法子逼走她。

「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協助總經理，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儘管說沒關係，除了穿著打扮之外的地方，我都會盡量配合。」她竟然會對這個一臉痞樣的男人小小心動，一定是錯覺。

她縱使是故意做這個打扮，但一般有禮貌一點的人都不會像他這麼直接批評，明明穿這樣看起來很端莊，也沒有破壞善良風俗，卻被他這樣中傷，聽了就不高興。

才說希望有個好相處的上司，怎麼就遇到一個這麼不留口德的，但若以為她會輕易辭職那就大錯特錯了，跟之前那些會性騷擾的上司比起來，這根本不算什麼。

「上一位祕書離職前有把大略的工作事項和這段時間的行程安排好，我等一下 E-mail 給妳，妳辦公桌上的電腦和平板可以自行使用。」這幾天沒有祕書，讓他一個頭兩個大，工作更忙了，完全沒有喘息時間，所以就算嫌棄對方的打扮，但至少可以先減輕他的工作量，就將就點用吧。

「我可以問一下之前的祕書為什麼離職嗎？」

「不夠安分守己，妄想和我成為戀人，我雖然喜歡美女，但原則是不和工作上有來往的人變成情人。」他的語氣冷了幾分，工作上的事一扯到私人情感，不僅麻煩，也容易誤事。

「希望妳不會。」

「總經理想太多了。」她在心裡腹誹，他以為自己是鑲金的，人人搶著要嗎？

不過，被拒絕後不僅沒有挾怨報復，離職前還會把交接工作做好，看來前任秘書也算是負責任。

「希望如此。」看她一臉不屑的表情，激起南宮夜想逗弄她的心情，他逐漸欺近她，兩人之間的距離瞬間縮短。「不過，很少人能抵擋得了我的魅力。」

「總經理請自重，我對賀爾蒙過剩的發情動物沒興趣。」什麼魅力？她只看到不斷發情的動物。

如果說第一次在公園遇到那次，讓她對他產生一點點的好感，那現在就是完全消滅殆盡，看著他近在咫尺的俊顏，她的心跳沒有一絲紊亂。

他的確有本錢自戀，但不是每個人都對他有興趣好嗎？

「妳！」南宮夜一聽到，臉立刻黑了幾分，逼自己沉住氣。「看來任秘書挺伶牙俐齒的，未來的日子想必不會太過無聊。我進辦公室了，有事會叫妳，妳自己先熟悉工作。」

任蝶依偷偷對著他的背影吐舌，有這種上司，她覺得自己未來的生活會很「精彩」。

第 2 章

在南宮夜身邊工作了一星期，任蝶依事情做得越來越上手，除了南宮夜有時候嘴巴很機車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問題，反正把和他鬥嘴當作忙碌工作中的消遣就好了。

這天上午，她一如既往處理著機車總經理丟給她的工作，卻突然來了一位意外的訪客。

「蝶依？妳是蝶依嗎？」

「南宮伯伯，你怎麼來了？」她驚訝地看著笑容和藹的南宮望，只有他一個人前來，沒有看到林秘書。「你一個人來嗎？」

「真的是蝶依啊！今天林秘書休假，這幾天太忙了，沒空來看妳，妳不會介意吧？還有妳怎麼打扮成這樣？老頭子差點認不出來。」她的穿著打扮和上次見面時差距太大，讓他感到疑惑。

「這個……」任蝶依尷尬地笑著。

「要怎麼打扮是妳的自由，我就不多管了，只要妳自己喜歡就好，反正不影響工作。」見她一臉為難，他揮揮手不再多問。

「南宮伯伯，謝謝你。」她再一次懷疑南宮夜真的是南宮望的兒子嗎？怎麼說出來的話差這麼多。

「妳做得還習慣嗎？那臭小子有沒有為難妳？」他原本是擔心喜歡美女的兒子會對蝶依亂來，不過，現在看來是不用煩惱這個問題了。

「還……還可以。」她總不能在人家父親面前說：你兒子很機車，只好選個保守的回答，她也不想讓南宮伯伯為她擔心，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來看她，已經讓她受寵若驚了。

「爸，你怎麼來了？」南宮夜從辦公室裡走出來，看見不該出現在這裡的父親，有些驚訝。

「當然是來看你有沒有欺負蝶依。」

他無言，雖然同是在南宮飯店工作，但是身為總裁的父親非常忙碌，鮮少會出現在他的辦公室，難得出現，竟然是為了一個新來的祕書？

「爸，你跟我進來，我有話要問你。」

「什麼事情不能在這裡講？」

「反正來就對了。」南宮夜直接把父親拉進總經理辦公室，留下一臉莫名其妙的任蝶依。

「爸，我知道祕書和女友不一樣，所以我沒有特別要求祕書的外貌，但你也不用找一個這麼極端的來整我吧？」他還是認為父親是故意要降低他的審美品味。

「你當老子吃飽太閒啊？你敢趕走蝶依，老子就跟你沒完，聽到沒？」一聽到兒子不滿意任蝶依現在的外貌，南宮望出言警告。

「你怎麼會那麼喜歡任祕書？」父親對之前的祕書明明沒特別好，現在不僅親自來看任蝶依的工作狀況，還不准他趕跑人家。

「蝶依是我親自面試的，她是個好女孩，你敢說她在工作方面有任何問題嗎？」他私心希望他們能日久生情，怎麼可以讓他滿意的媳婦人選跑掉。

「在工作上表現得不錯，也很努力學習，但她的穿著實在讓我無法接受，根本無法帶她出席公開場合。」

任蝶依的工作表現他沒話說，看不出來她只是個畢業沒多久的大學生，偏偏品味太過雷人，當初還猜測她應該年近三十，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只有二十三歲，讓他很震驚。

現在年輕人會做這種打扮的真的不多了……

「那你不會自己出席嗎？反正不准你辭退蝶依。」

「爸，你未免偏心偏得太過頭，老實說，你是不是把任蝶依當成媳婦人選？」他不禁疑惑，任蝶依到底哪一點讓父親這麼喜歡，想來想去，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她是父親中意的媳婦人選。

「還不都是為了你這個不肖子。」如果兒子肯定下心來，還需要他這個做父親的來操心嗎？

「……」還真的如他所想，不過他可不會順父親的意。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說不能辭退她，可沒說不可以讓她自己辭職，就不相信他拿她沒轍。

「發什麼呆，午餐時間到了，去吃飯。」

「爸，你竟然會在午餐時間找我吃飯？！」父親平常根本忙到不見人影，一起用午餐的機會很少。

「蝶依，工作下午再做，先跟我們一起去吃午餐吧！」南宮望打開辦公室的門，對著埋首於工作中的任蝶依說道。

跟在後頭的南宮夜皺起眉頭，任蝶依到底是何方神聖？竟可以讓父親在用餐時間出現，還邀她一起用餐。

任蝶依則是瞪大眼，指著自己說道：「我？不用了，怕打擾你們父子用餐。」跟機車總經理一起吃飯難保不會食不下嚥，她可不想自找罪受。

南宮夜接收到她嫌棄的眼神，臉色立刻黑了幾分，她那是什麼表情？他也不想和她吃飯好嗎！

「不用客氣，跟這個小子吃飯也是無聊，不如多個人比較熱鬧。」

對於父親的嚴重偏心，南宮夜已經無力反駁了。

「南宮伯伯真的不用了……」總經理不歡迎的眼神她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哪敢去踩地雷。

「誰讓你這樣叫的，要稱呼總裁。」南宮夜蹙眉說道，不喜歡她在工作上攀親帶故。

「臭小子，是我讓她這樣叫的，你有什麼意見？」南宮望直接往兒子的腦門拍下去。

「爸！很痛欸！」

父親竟然為了一個認識沒多久的祕書而敲他的頭，他感覺自己在父親心目中的地位遠低於任蝶依，實在太扯了，他可是他的親生兒子耶！

任蝶依轉過頭暗自偷笑，看到機車總經理被教訓，心裡瞬間解氣。

他們父子倆的感情看起來不錯，難怪南宮伯伯這麼替兒子的婚姻擔心，她聽說在這種有錢人家，家人間的感情都比較疏離，看來也不完全是這樣。

自從那天過後，南宮夜就正式跟任蝶依槓上了。

「幫我去買這家的午餐便當回來。」南宮夜拿了張名片給任蝶依，臉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

「為什麼我要去幫你買午餐？你不是都讓人直接送來？」他平時都是讓飯店送午餐，今天怎麼突然要她去買？光看他笑得一副賊樣，她便有一股不好的預感。

「每天吃也會膩好嗎？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工作不是祕書的職責嗎？還是說……妳已經做不下去了？」

「買個午餐算什麼，不過就是跑跑腿，小事一樁。」明明主廚為了他每天變換菜色，竟然有臉說吃膩了。說穿了不過是想藉此逼退她罷了，只是跑腿怎麼可能將她逼退，未免也太小看她了吧……

「等等！現在才十點，你這麼快就要吃午餐？」她看了看牆上的鐘，蹙著眉頭望著笑得欠揍的南宮夜，不是才剛吃完早餐，他這麼快就餓了？

「你先看看上面的地址。」他用下巴示意她看一下名片。

「……你瘋了嗎？要到這家店得繞過半個台北市，不過是頓午餐，有必要跑這麼遠嗎？」

「突然嘴饞想吃這家，這家店的午餐便當相當搶手，通常都要排上一個小時，妳現在過去差不多能在午餐時間買回來給我。」他就是存心想折騰任蝶依。

「你不會叫店家外送嗎？頂多貼一點外送費用，反正你最不缺的就是錢。」

「這家店不滿一萬元不會外送，數量太大了，我沒辦法找那麼多人來訂午餐，所以只好叫妳去了。如果做不到的話，就代表妳這個祕書不夠稱職，沒辦法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務……」

「誰說我做不到！」任蝶依強忍住想將名片砸到他臉上的衝動。

他一定是看準上午她沒什麼工作要處理，才故意挑今天要她跑去這麼遠的地方買午餐，但別以為她會被這種小事難倒，一萬元才可以外送是吧？

南宮夜帶著計謀得逞的壞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繼續工作，一直到了中午休息時間才走出辦公室，一出來就看到任蝶依已經回來坐在位置上了。

「我的午餐呢？」還以為她會耽誤一些時間，沒想到她會準時在午休時間回來。

「總經理來得正好，午餐已經送到，就等你下樓付錢。」任蝶依笑彎了眼。

「去樓下付錢？不是叫妳去幫我買嗎？」南宮夜以為她又是叫飯店的餐廳準備午餐。「結果妳還是做不到嘛！」

他故意露出失望的表情，看起來好像真的很期待午餐一樣，實際上心裡卻在暗自竊笑。

「總經理還沒下樓，怎麼知道我有沒有買你指定的那家店呢？」

「那我就跟妳下樓去看看。」看她信心滿滿的樣子，南宮夜開始好奇她的葫蘆裡賣著什麼藥。

兩人下樓一趟，再上來時，南宮夜是黑著臉回來的。

剛才看到他指定的店家從車上搬出一袋又一袋的便當，他頓時目瞪口呆，原以為任蝶依只是找其他員工一起買了一萬元的便當，沒想到是全數要他買單！

「總經理今天心情好，請大家吃午餐。」

任蝶依拉著他和幾名員工一起將好幾袋的午餐一起分送給各部門的主管級員工，即使他心裡再怎麼想掐死這個女人，但是在各個主管面前也只能勉強扯出笑容，佯裝是真的要請員工吃飯。

「妳為什麼擅自用我的名義買午餐請大家吃？」回到辦公室後，南宮夜立刻找任蝶依算帳。

「你只叫我幫你買午餐，又沒有說買幾份，況且只有總經理一個人享用美食多孤單，當然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才能突顯總經理的大氣不是嗎？」她裝出無辜的表情。

一份兩百元的便當也只有總經理這個好野人吃得下去，機會難得，當然是讓大家一起吃吃看，這樣不僅可以讓店家外送，又可以讓所有人都吃到，豈不是一舉兩得？

哼！想用這種幼稚的伎倆陷害她，她就讓他荷包大失血。

「明明一萬元就可以外送，妳為什麼故意買了兩萬多？」剛才聽到金額時，他差點沒氣到吐血……不，光看那疊得像山一樣高的便當，他就該想到金額了。

「總不能只有一半的人吃到總經理的愛心吧？當然要一視同仁，總經理應該不會計較這點錢吧？」

「當、然、不、會！」南宮夜咬牙切齒地說道。

本來是想找法子整她，好讓她自己無法忍受率先投降辭職，沒想到反而害到自己。

「那總經理快點吃飯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剩下這十多個便當是怎麼回事？」南宮夜瞪著眼前剩下的一疊便當。

「這些全都是總經理的。」她笑著說道。

「我的？！我一個人怎麼可能吃那麼多。」他有沒有聽錯？

「因為不知道總經理想吃什麼，所以我把菜單上所有的口味都點了一份給你，是不是很貼心？」她極力隱忍想笑的衝動。

當他吃滿漢全席嗎？！

可惡，早晚有一天他要讓這個老是和他唱反調的祕書自行請辭！

又過了幾天—

「拿去，幫我連絡。」南宮夜遞了張寫著陌生名字和電話的紙條給任蝶依。

「這是什麼？是合作公司還是廠商？」任蝶依接過紙條，上面寫著 Aimee 和一串手機號碼。

「我目前的女友。」

「啊？總經理的女友為什麼不自己去連絡，要叫我這個祕書代勞？」任蝶依一聽見是他的女友，拿著紙條的手抖了一下。

有了之前總經理不斷給她找麻煩的前車之鑑，她總覺得不會有什麼好事，該不會是和女友吵架，自己不敢打，才要她打電話勸和吧？

「妳最了解我的行程，幫我看下禮拜哪時候有空，連絡 Aimee 安排約會，還有訂餐廳、買禮物也都交給妳處理。」他說得理直氣壯，不覺得有哪裡不對。

「這是總經理的私人行程，請總經理自己安排。」有沒有搞錯？連約會都要她安排！

「身為一個盡責的祕書，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到嗎？」之前她諷刺他能力不足，終於讓他逮到機會反擊。

「當、然、可、以！」任蝶依禁不起挑釁，二話不說直接答應。

看來之前那兩萬多元沒讓他學到教訓，既然他說餐廳、禮物都交給她處理，那就讓他大失血，看他心不心疼。就算他不在意那些錢，他的卡她刷起來也痛快，平常可沒有機會刷那麼大筆的金額。

「那就交給妳處理了。」南宮夜不曾要之前的祕書處理他的私事，這回是刻意為難，想讓她討厭他，好逼她自動辭職。

「總經理的女友倘若知道男友約會還要通過祕書安排，想必會非常失望。」如果她有這麼白目的男友，肯定直接甩頭走人，叫對方要約會自己去。

連約會都這麼不用心，對女友還會有多用心嗎？她想沒有哪個女人能接受。

「我們只是各取所需，不談感情，交往前就說好了，合則來、不合則去。她因此而不高興的話，大不了分手，我不會攔她。」他攤攤手，對於太麻煩的女人，他敬謝不敏。

自從年輕時交了幾任女友，發現對方都只是衝著南宮飯店總裁的兒子這個名號而接近他，他就看清會在他身邊的女人都是這種類型，要他對她們投入真感情根本是天方夜譚。

「這麼隨便，難怪南宮伯伯會擔心……」她小聲嘟囔，無法接受這種遊戲式的感情。

雖然她和歷任男友的交往時間不長，結局也都不是很好，但她每次都是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去和對方交往，並努力愛上對方。

「我的私事應該不需要任祕書來管吧？」即使她有降低音量，還是讓他聽到了。

「那就不要把私人行程丟給我啊……」她一點都不想管好嗎？這還會增加她的工作量，誰會願意。

「身為一個盡責的祕書，不是應該幫上司處理好大小事，讓上司無後顧之憂的專心工作嗎？」

「是，總、經、理！」任蝶依咬牙切齒回答，她絕對會安排一個讓他永生難忘的約會。

過了幾天，任蝶依一如往常一早就到公司，邊吃著路上買來的早餐邊確認今天的行程。昨天晚上正是她幫南宮夜安排約會的日子，不曉得順不順利，她很期待南宮夜今天來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任蝶依！妳給我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南宮夜一進來便生氣地朝著她大吼。

任蝶依摀住耳朵，沒想到他會突然出現，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總經理，你一大早精神這麼好、說話中氣十足，看起來昨夜應該過得不錯。」

「妳還敢跟我提到昨天的約會？！妳沒事買鑽戒當禮物做什麼，還特意要服務生在最後送上，搞得像是我求婚一樣！」

昨晚看到約會的餐廳燈光美、氣氛佳，女友也很喜歡，還在心裡讚美了任蝶依幾句，誰知道她竟然安排了一個像是求婚橋段的情節，如果只是一般的戒指還好，她偏偏選了一只好幾十萬的鑽戒，弄得全餐廳的人都以為他求婚，一直在旁邊瞎起鬨。

好死不死，女友也以為他求婚！

最後只好跟女友說這是誤會，禮物買錯了，他要拿去退換，匆忙結束這次的約會。他當下氣得想殺去找任蝶依算帳，但又不知道她住哪，手機也關機，分明是故意的，只好忍到今天早上。

「不是總經理叫我安排的嗎？禮物也是你叫我自己挑的，以同樣身為女性的眼光來看，我覺得女人看到這份禮物都會很喜歡。」她裝出無辜的表情。

「該死的，她當然喜歡，但我沒有要向她求婚的意思！妳分明在陷害我。」

「總經理怎麼這樣說，我可是用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幫你安排約會行程，沒支薪就算了，還要聽你發脾氣。」

「妳！」南宮夜氣到說不出話，明明是他要找她算帳，怎麼反而變成她抱怨用私人時間工作沒有加班費。「我沒辦法開除妳，不代表沒辦法逼走妳，走著瞧。」

自從任蝶依當他的祕書以來，他感覺血壓升高不少，沒想到會有祕書不斷惹怒自己的上司。現在想開除她的理由已不是因為她的品味，反正看久就習慣了，而是因為她常常害他氣得半死，卻又不能拿她怎麼樣。

南宮夜沒想過，要不是他先找碴，兩人才不會這般針鋒相對。

「那我也告訴你，想趕我走沒那麼容易！」任蝶依也不裝無辜了，直接迎上他的視線瞪回去，反正他都直接表明想開除她了，她還客氣什麼。

事情到這裡還沒結束，當天中午，一位身材高，走路姿態相當優雅的女人來到總經理辦公室，指名要找南宮夜。

任蝶依本打算要趁著午休小睡一下，現在看來是沒辦法了。

「妳是？」她打量著眼前正撥弄著大波浪捲髮的美麗女子，越看越覺得眼熟，是在哪裡見過呢？

啊！好像是模特兒，她前幾天才在內衣廣告上看過，現在身上還穿著對方代言的內衣呢，如今真人出現在眼前，讓她有種奇妙的感覺。

「Aimee，我是夜的女友。」Aimee也盯著任蝶依看了幾眼，確定眼前土氣的女人不會威脅她的地位，才露出親切的笑容說道：「妳應該是夜的祕書了，上禮拜和我連絡約會時間的人就是妳對吧？」

「是總經理交代的工作，我也只是做祕書該做的事。總經理去吃飯了，還沒回來，要不妳先坐一下？」她從角落拉了一張沒在使用的椅子給Aimee。

總經理的女友竟然是模特兒，雖然還不算頂尖名模，但也算是小有名氣，連挑女朋友的標準都這麼高，難怪他三不五時嫌棄她的穿著打扮。

「要喝茶嗎？」總經理的女友應該也算是客人吧？還是禮貌一點，小心謹慎為上。

「給我水就好了，謝謝。」

任蝶依才倒了一杯水，對方連碰都還沒碰，南宮夜就回來了。

「Aimee，妳怎麼來了？不是說過不要到辦公室來找我，有事情打電話連絡就好嗎？」他蹙起眉頭，一點也沒有因為女友突然來找他而感到驚喜。他不喜歡女友到辦公室找他，怕會讓私事影響工作。

「你昨天突然就離開了，我都還沒給你答覆。」Aimee 朝他露出自認最美的笑容。

她和南宮夜交往不到一個月，一開始就知道他不談感情，她也只是享受和他交往的感覺，有個又帥又多金的男友誰不要，從沒想過他們有結婚的可能，因此昨天看到南宮夜送的禮物是一枚價格不菲的鑽戒時，她傻了好久。

只是她都還來不及答覆，他便匆忙把戒指收回，說是買錯了，然後直接送她回家，沒再說什麼。

她想，他應該只是害羞，和他交往過的女人都知道他不會為誰定下心來，所以看她遲遲沒有答覆，他才拉不下臉說自己是在求婚。

沒關係，她今天就是來告訴他答案的。

「答覆？」南宮夜一時沒意會過來。

「我願意和你結婚。」Aimee 上前勾住他的頸項，甜美的說。像他條件這麼好的男人，不好好把握是傻子。

「等等，我沒有要和妳結婚，我昨天不是說了是誤會嗎？」他拉開 Aimee 勾著自己的手，突然覺得額角開始泛疼，難道是昨晚沒跟她說清楚？

他轉頭瞪了一眼想裝隱形人的罪魁禍首。

任蝶依撇過頭，不敢直視他殺人的目光。哇！這好像是認識南宮夜以來，他最火大的一次。

「夜，你不用覺得求婚很丟臉。」Aimee 還是沒聽懂南宮夜的意思。

「我說了我不會向你求婚，昨天真的只是誤會，怎麼就聽不懂……算了，我們到此為止。」南宮夜不想和她繼續糾纏不清。

「什麼？你、你的意思是一」Aimee 露出一臉驚恐的表情。

「對，我們分手。」

這下連任蝶依都被嚇到了，這樣就分手？！速度會不會太快了點。

「不可能！你明明是要向我求婚的！」

「我再說一次，妳誤會了！」南宮夜回辦公室拿出昨天收回來的鑽戒，交到她手裡。「這個給妳，就當作分手費，以後互不相欠。」都說到這個分上，她總該相信他沒有要求婚了吧？

Aimee 愣愣地盯著手裡裝著鑽戒的盒子，他說分手費……

「不，我錯了，我沒有逼你結婚的意思。夜，我不要再和你分手，我們維持原來的樣子，好不好？」

南宮夜嘆了口氣，沒想到 Aimee 比想像中還要煩人，為什麼就不能乾淨俐落地結束這段關係呢？他對這種糾纏不休的女人最反感，所以都會在交往之前先說好，但難免還是會遇到意外的狀況，就像現在。

「我有新的對象了，就是她。」他一把拉過在一旁看好戲的任蝶依，將她摟在懷裡。

任蝶依原本還在感嘆這男人給的分手費真大方，突然就被拉過去，直接撞上他的胸膛，嚇得差點叫出來。

現場陷入一片沉默。

Aimee 瞪大眼，再一次將任蝶依全身上下看得仔細，一反剛才楚楚可憐的模樣，表情變為憤怒。「南宮夜，你太侮辱人了！」

他竟然隨便抓個老土的女人來打發她，像是在說她比這個醜女還不如！身為模特兒的自尊被徹底羞辱，她說什麼也忍不下去。

Aimee 對著他們哼了一聲，便頭也不回地甩頭走人。

南宮夜沒想到這一招這麼管用，勾起嘴角對任蝶依說道：「看來妳又多了一項功能。」

由於兩人靠得很近，鼻尖傳來女性的馨香，不是人工的香水味，而是非常自然、好聞的味道。他身邊的女伴總是噴一堆很濃的香水，聞到都疲乏了，她身上自然的香氣顯得相當舒服，害他忍不住多吸了幾口。

「總經理，請不要未經同意隨便拿別人當擋箭牌，下次再這樣，請支付薪水。」任蝶依推開他，佯裝鎮定，卻無法控制臉上可疑的紅暈。

就算已經交過幾任男友，突然被男人抱住還是會害羞啊！

談分手就分手，沒事還拉上她湊熱鬧做什麼。

「好、好，剛才只是迫不得已，如果還有下次，絕對支薪給妳。」不知道為什麼，他竟然覺得她臉紅的模樣有點可愛。

天啊！他不會是病了吧？怎麼看都還是那個老土的祕書……一定是工作太累產生的錯覺，沒錯，一定是這樣。

「總經理，Aimee 小姐把分手費帶走了，我不介意你下次把分手費拿來支付我陪你演戲的薪水。」她可得工作一年才能湊到這麼一大筆錢，與其弄什麼分手費，拿來給她加薪不是更好。

「……」果然還是那個讓他氣得牙癢癢的任祕書。